祖堂集卷第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嶽師諱希遷姓
陳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母絶羶腥及誕之
夕滿室光明父母怪異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
祥之徵也風骨端秀方頤大耳專靜不雜異乎
凡童及年甫齠齔將詣佛寺見尊像母氏令礼
礼已曰斯佛也師礼訖瞻望久之曰此蓋人也
形儀手足与人奚異苟此是佛余當作焉時道
俗咸異斯言視黨之內多尚淫祀率皆宰犢以
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
盈數十耆迴之于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時六
祖正揚真教師世業隣接新州遂往禮覲六祖
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真法
矣与之置饌勸令出家於是落髮離俗開元十
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失紛然乃
曰自性清淨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
今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讀肇公涅槃無名論
云覽万像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歎曰聖人
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圓鏡虛鑒
於其間万像體玄而自現境智真一孰為去来
至哉斯語也尚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与六
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曰龜是靈
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久
矣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後某甲依什摩人六
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清涼山靖居行
思和尚處礼拜侍立和尚便問從什摩處来對
曰從曹溪来和尚拈起和痒子曰彼中還有這
个也無對曰非但彼中西天亦無和尚曰你應

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在更
道對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為什摩獨考專甲
和尚曰不辭向你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和尚又
問你到曹溪得个什摩物来對曰未到曹溪亦
不曾失師却問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思
曰你只今識吾不對曰識又爭能識得又問和
尚自從嶺南出後在此間多小時思曰我亦不
知汝早晚離曹溪對曰某甲不從曹溪来思曰
我也知你来處對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思
和尚見師異於常人便安排於西侍曰夕只在
和尚身邊其師形貌端正乏人是非直得到和
尚耳裏和尚得消息向師曰汝正請是師便應
喏第二日粥鼓鳴了在西侍要坐伸手平粥屆
下僧見其鉢盂尋来元来其師取和尚粥衆人
知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識聖人謗和尚又毀師
圖院一齋上来於和尚前兆過思和尚向師曰
徐令已後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
己眼埋却也不難師受戒後思和尚問你已是
受戒了也還聽律也無對曰不用聽律思曰還
念戒也無對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讓和尚
處達書得否對曰得思曰速去速来你若遲晚
訟子不見吾你若不見吾不得林下大介師便
去到南嶽讓和尚處書猶未達先礼拜問不慕
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和尚曰子問太高生
向後人成闡提去師對曰寧可永劫沉淪終不
求諸聖出離師機既不投書亦不達便歸師處
思和尚問彼中有信不師對曰彼中無信思曰
有迴報也無對曰信既不通書亦不達師却問

専甲去時和尚有言教速来跡下敎取大斧今
巳来也便請大斧思和尚良久師作礼而還斯
之要首豈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徑燭心燈祖祖
玄傳法印大師既授針而久親於丈室陰收而
逈承方外之撰則能事将倫道可行矣思和尚
日吾之法門先聖展轉逈相囑授莫令斷絶祖
師頂記於汝汝當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間思
和尚遷化師者麻一切了於天寶初方届衡嶽
遍探岑壑遂頓息於南臺寺東有石如臺乃庵
其上時人号石頭和尚焉此臺則梁海禪師得
道之臺也師初至南臺師僧去者轉来向讓和
尚說昨来到和尚處問佛法輒忽底後生来東
石頭上坐讓曰實也無對曰實也讓便喚侍者
曰你去東邊子細看石頭上坐底僧若是昨来
底後生便喚他若有應你便道石上撓悸子堪
移此處栽侍者持此偈来似師師咨曰任你哭
聲哀終不過山来侍者却来似讓和尚和尚
云這阿師他後子孫噤却天下人口去又教侍
者問法侍者去彼問如何是解脫師曰阿誰縛
汝如何是淨土師曰阿誰垢汝如何是涅槃師
日誰将生死與汝侍者却来舉似和尚和尚便
合掌頂戴此時有堅固禪師蘭讓三人為世宗
匠僉曰彼石頭上有真師子孔師喚主事具陳
前事主事曰乞師有事處分和尚領衆去東邊
見石頭石頭又強為不得起来迎接相看一切
了讓和尚与石頭起院成持也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来意師曰問取露柱去僧曰不會師曰我
根茂春昌 受 丁多
更不會大顛問古人道道有道無二謗請師除

師曰西無一物除个什摩師索大瓶曰併却咽
喉脣匆速道將来對曰無這个師曰若與摩則
你得入門也僧問如何是本来事師曰汝曰何
從我覓進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師曰何曾失
却那作摩藥山在一處坐師問你在這裏作什
摩對曰一物也不為師曰與摩則閑坐也對曰
若閑坐則為也師曰你道不為不為个什摩對
曰千聖亦不識師以偈讚曰從来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作摩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常流
豈可明僧拈問漳南既是千聖為什摩不識荅
曰千聖是什摩堍鴻馨師問僧從什摩處来對
曰從江西来師曰江西還見馬祖不對曰見師
乃指一柴橛曰馬師何似這个僧(無對)却廻舉似
師請師為史馬師曰汝見柴橛大小對曰匆量
大馬師曰汝甚有壯大之力僧曰何故此說馬
師曰汝從南嶽負一株柴来豈不是有壯大之
力師述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
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
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廻互
不廻互廻而更相涉不介依位住色本殊質像
聲源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暗清濁句四大性
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
色耳聲音鼻香舌醎醋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
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
明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覩明暗各相對
譬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
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
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

祖堂卷第四

要

玄

司謹白衆玄人光陰勿虛度師与鄧隱峯剗草
次見虵師過鍬子与隱峯隱峯接鍬子了恒不
敢下手師却拈鍬子截作兩段謂隱峯曰生死
尚未過得學什摩佛法師捋鍬子剗草次隱峯
問只剗得這个還剗得那个摩師便過鍬子与
隱峯隱峯接得鍬子向師剗一下師曰你只剗
得這个洞山代曰還有堆阜摩師唐貞元六年
庚午歲十二月六日終春秋九十一僧夏六十
三僖宗皇帝謚号無際大師見相之塔
耽源和尚嗣忠國師先是馬大師門人也師入
京為國師侍者後再見馬大師於大師前旋行
一匝作圓相然後於中心礼拜大師曰你欲作
佛也對曰某甲不解揑目大師曰吾不如汝百
丈在泐潭推車次師闌車在這裏牛在什摩處
百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天皇和尚嗣石頭在荊南師諱道悟未覩行狀
不决終始之要師初問石頭離却智慧何法示
人石頭曰老僧無奴婢離什摩進曰如何得玄
言石頭曰你解撩風不師曰若与摩則不從今
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專
甲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个知汝來處師曰
和尚亦不得贓賄於人石頭曰汝身現在師曰
雖然如此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云你道阿
誰是後人師礼謝深領玄要問如何玄妙之說
師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爭那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則問了也師曰去不是
你存泊處師乃一日忽然喚典座典座來師示
曰會摩曰不會師便把枕子當面拋之乃告寂
[illegible]

尸梨和尚嗣石頭順宗皇帝問師大地普衆生
見性成佛道師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
取大義禪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攫
取帝黙然之又問大義何者是佛性大義云不
離陛下所問皇帝黙契玄關一言遂合
丹霞和尚嗣石頭師諱天然少親儒墨業洞九
經初與龐居士同侶入京求選因在漢南道寄
宿次忽夜夢白光滿室有鑒者云此是解空之
祥也又逢行脚僧與喫茶次僧云秀才去何處
對曰求選官去僧云可惜許功夫何不選佛去
秀才曰佛當何處選其僧提起茶垸曰會摩秀
才曰未測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馬祖今現住
世說法悟道者不可勝記彼是真選佛之處二
人宿根猛利遂返秦遊而造大寂礼拜已馬大
師曰這漢來作什摩秀才汰上幞頭馬祖便察
機笑而曰汝師石頭摩秀才曰若与摩則与某
甲指示石頭馬祖曰從這裏去南嶽七百里遷
長老在石頭你去那裏出家秀才當日便發去
到石頭参和尚和尚問從什摩處來對曰某處
來石頭曰來作什摩秀才如前對石頭便點頭
曰著槽廠去乃執爨役經一二載餘石頭大師
明晨欲与落髮今夜童行參時大師曰佛殿前
一搭草明晨鏟却來晨諸童行競持鍬钁
唯有師獨持刀水於大師前跪拜揩洗大師笑
而剃髮師有頂峯突然而起大師按之曰天然
矣落髮既畢師礼謝度兼謝名大師曰吾賜汝
何名師曰和尚豈不曰天然耶石頭甚奇之乃
為略說法要師便掩耳云太多也和尚云汝試

作用看師遠騎聖僧頭大師云遮阿師他後打
破泥龕塑像去師受戒已而大家耀摩尼茶江
西師乃下嶽尋詣彼礼謁大寂大宋問從什摩
處來對曰從石頭來大寂曰石頭路滑還達倒
也無對曰若達倒即不來此也大家甚奇之師
放曠情慷濤達順境樂乎雲水去住逍遙王路
京恭忠國師初見侍者便問和尚還在也無對
曰在只是不看客師曰大滌遠生侍者曰佛眼
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子侍者舉似國
師國師便打侍者師尋上鄧州丹霞山格調孤
峻少有其者爰有禪德遠來問津山下遇見師
遠轉市闊丹霞山在什摩處師指山曰青青黯
黯底是禪德曰莫只這个便是不師曰真師子
兒一撥便轉次於天台居花頂峯三載又礼國
一禪師以元和初上龍門香山与伏牛禪師為
莫逆侶後於惠林寺遇天寒焚木佛以禦次主
人或譏師曰吾茶毗覓舍利主人曰木頭有何
也師曰若然者何責我乎主人亦向前眉毛時
墮落有人問真覺大師丹霞燒木佛上座有何
過大師云上座只見佛進曰丹霞又如何大師
云丹霞燒木頭師有時到山院寄宿見老宿共
行者同床坐師放下衣鉢便問訊二人二人都
不顧視直至來朝遂見行者將一鐺飯向堂中
心者共老宿喫又不喚師師亦自向前共喫行
者見師向前便顧視老宿云莫言侵早起師向
老宿曰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無礼生老宿云
好个人家男女有什摩罪過點汚他作什摩師
云適来泊錯放過師作孤宋吟曰時人見余乎

祖堂卷四　支

壽

孤寂爲言一生無所益余則閑吟孤寂章始知
光陰不虛擲不弃光陰須努力此言雖說人不
識識者同爲一路行豈可蹔隆緣棒棘棒棘性
性個是邊只爲終朝盡衆喧衆喧不覺無涯際
哀哉眞實不虛傳傳之響之只不聞猶如燈燭
合盍盍共知悠有光明在看時未免暗昏昏昏
昏不覺一生了斯麴塵沙此不必直似潭中吞
釣魚何異空中羅鳥此患由來實是長四維
上下遠迷迷倏忽之間迷病死塵勞難脫哭愴
愴愴愴哀悉終無益只爲將身居痛室到此之
時悔何及雲泥未可訪孤寂孤寂宇宙窮爲良
長吟高臥一閑堂不霊寒風吹落葉豈愁桑草
遍遣霜但看松竹歲寒心四時不變添清音春
夏暫爲群木暎秋冬方見欝高林故知世相有
剛柔何必將心清濁流二時處糖隨緣過一身
遮莫布毛裘隨風逐浪往東西豈愁地進与天
仮時人未解將爲錯余則了然自不迷不迷須
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个眞珠若採得
豈同樵夫負黃金黃金亨練轉爲眞明珠合光
未示人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塵
滴在手未免假莫棄這邊那邊直似長空搜
鳥跡始得玄中又更玄奉一例諸之可知何用
諵諵說引詞只見饑夫來取飽未聞渴逐渴人
死多人說道道不行他家未悟詐頭明二寸利
刀開曠路万株榛棘擁身生塵障迷迷都不知
空將辯口寫玄微此物解堪爲大用千生万劫
作貧兒聊書孤寂事還深鍾期能聽白牙琴道
者知音指其掌万貴名爲孤寂吟師又有龍珠
[illegible]
全

吟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惺百骸俱潰散一物
鎮長靈知境渾非體尋珠不見形悟即三身佛
迷疑万卷經在心豈測居耳目難聽同像先
天地測玄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停盤
泊淪朝日玲瓏暎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澄濁還
清嗒照空洞寂寥龍法界明幽凡功不滅超聖
果非盈龍女心親獻地王口自傾讓鵝人却活
黃雀義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弥
瑜瑒三際等空平演教非為教聞名不認名二邊
但不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
識心豈測佛何佛更堪成又須曰丹霞有一寶
藏之歲月久從來人不識余自獨防守山河無
隔尋光明處處透體淨常湛然瑩徹無塵垢世
閒揀取人頭狂逐路走余則為渠說撫掌笑破
口忽過解空人放曠在林藪相逢不著出來意
便知有師又有驪龍珠吟驪龍珠驪龍珠光明
爍爛與人殊十方世界無求處縱然求得亦非
珠珠本有不昇沉時人不識外追尋行盡天涯
自疲極不如端取自家心莫求覓損功夫轉求
轉見轉元無恰如渴鹿趁陽焰又似狂人在道
途須自騁了分明了得不用更磨瑩深知不是
人間得非論六類及生靈虛用意損精神不如
闍處絕纖塵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別問
人自迷失珠元在此个驪龍終不改雖然埋在
五陰山自是時人生懈怠不識珠每抱撫却向
驪龍前作客不知身是主人公鄉却驪龍別處
覓認取實自家珍此珠元是本來人拈得訖弄
無窮盡始覺驪龍本不貧若能曉了驪珠後只

祖堂卷第四 楚 寂

這驪珠在我身師有弄珠吟般若神珠妙難測
法性海中親認得隱現時遊五蘊山內外光明
大神力此珠無狀非大小晝夜圓明悉能照用
時無處復無蹤行住相隨常了了先聖相傳相
指授信此珠人世希有智者号明不離珠迷人
將珠不識走吾師摧指喩摩尼採人無數入春
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言下非
迷亦非遠騁用如如轉無轉万機珠對寸心中
一切時中巧方便皇帝昌遊於赤水視聽爭求
都不遂罔像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非
自心非目緣妙中之妙玄中玄森羅万像光中
現尋之不見有根源燒六賊爍四魔能摧我山
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貪見衣裏狂蹉跎亦
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超古今躰絕名言名不
得權時題作弄珠吟師與麻浴遊山到澗邊語
話次麻浴問如何是大涅槃師廻頭云急浴曰
急个什麼師云澗水師初闢堂時有人問作麼
生語話即得不墮門風師曰一任語話即不墮
門風僧云便請和尚語話師曰青山淥水不相
似師勘僧曰什麼處来對曰山下来師曰與飾
也未對曰與飾了也師曰將飯与闍梨喫底人
還有眼也無僧無對有人舉似溈山溈山云有進
日眼在什麼處溈山曰眼在頂上有人持此語
舉似洞山洞山云若不是溈山爭解与麼道僧
便問作麼生是在頂上底眼洞山云不昧向上
招慶拈問保福將飯与人喫底則有分為什
麼却成不具眼去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慶云忽有人盡其機来還成瞎漢不保福曰和

尚遲為人摩慶云教某甲共阿誰商量保福尋
後曰道某甲聽漢得摩師又有如意頌曰真如
如意寶如意寶真如來藏及万像一法更無餘
海澄孤月照天地洞然虛寂宗空形影明明一
道如師以長慶三年癸卯歲六月二十三日告
門人令備湯沐訖云吾將行矣乃戴笠子策杖
入屨垂一足未至地而逝春秋八十六勅謚智
通大師妙覺之塔劉軻撰碑文
招提和尚嗣石頭師諱惠朗姓歐陽韶州曲江
人也年十三於鄧林寺摸禪師處出家十七遊衡
嶽二十受戒乃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云
汝來何求對曰求佛知見大寂曰佛無知見知
見乃魔界耳汝從南岳來似未見石頭曹溪心
要 耳汝應却歸石頭師遂依言而迴造石
頭果應大寂之言邦緣悟道不出招提三十餘
年因号招提朗矣至元和十五年庚子歲正月
二十二日遷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矣
藥山和尚嗣石頭在朗州師諱惟儼姓韓絳州
人也後從南康年十七事潮州西山慧照禪師
大曆八年受戒於衡嶽寺希操律師師一朝言
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
巾耶即謁石頭大師密領玄旨師貞元初居
澧陽芍藥山因号藥山焉師初住時就村
公乞牛欄為僧堂住未得多時近有二十來人忽
然有一僧來請他為院主漸漸近有四五十人
所在遂便就後山上起小屋請和尚去上頭安
下和尚上頭不將師僧王夫院主僧弟三請
和尚為人說法和尚一二度不肯第三度方始

得許院主便歡喜先報大衆大衆喜不自勝打
鐘上來徧衆纔集和尚閙却門便歸丈室院主
在外責曰和尚適來許某甲為人如今因什摩
却不為人賺某甲師曰經師自有經師在論師
自有論師在律師自有律師在院主侘負道什
摩處從此後從容得數日後昇座便有人問未
審和尚承嗣什摩人師曰古佛殿裏拾得一行
字進曰一行字道什摩師曰渠不似我我不似
渠所以肯道今李翱相公來見和尚和尚看
經次殊不采顧相公不肯礼拜乃發輕言見面
不如千里聞名師召相公相公應喏師曰何得
貴耳賤目相公便礼拜起來申問如何是
道師指天又指瓶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相公礼
拜後呈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師因
一夜登山[illegible]大笑一聲澧陽東
東去[illegible]九十[illegible]同聞笑聲盡日
[illegible]東推直至藥山
徒衆曰昨夜和尚[illegible]公讚曰選得
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
頂月下披雲笑一聲[illegible]問如何是戒定慧
師曰貧道這裏無這个閑家具[illegible]已事未明乞
和尚指示師良久云[illegible]為汝道一句亦
不難只宜汝[illegible]言[illegible]去師因喚沙弥道吾
日用汝[illegible]有這个吾日何
不弄却師曰有[illegible]回石頭無語日言
語動用亦勿交涉曰無言語動用亦勿交涉
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花

[illegible] [illegible]

有人拈問漳南古人石上栽花意作麼生漳南
曰伏波大將却曰還會麼對曰不會云南人與
猪肉師問僧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百丈師曰
海師兄一日十二時中為師僧說什摩法對曰
或曰三句外省去或曰六句外會取或曰未得
玄鑒者且依了義教猶有相親分師曰三千里
外且喜得勿交涉師帶刀行次道吾問背後底
是什摩師拔刀便蓄曰斫師夜不點火僧立次
師乃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為汝說僧
曰特牛生兒了也只是和尚不說師便索火火
來僧便抽身入衆後雲喦擧似洞山洞山曰此
僧却見道理只是不肯礼拜僧拈問長慶既是
見為什摩不肯礼拜慶曰只為無礼白蓮拈問
僧既見道理為什摩不肯礼無對白蓮代曰更不
欲得出頭師又時喚沙弥雲喦曰喚他作什摩
師曰我有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提下喦曰若与
摩則某甲與和尚一人出一手師又時問僧汝
諸方行脚來見取難得底物來不僧對不中師
曰堪作什摩用師代曰不緣闍閣所滞覓來久
矣師問雲喦作什摩對曰擔水師曰那个屋對
曰在師曰你来去為阿誰對曰替渠東西師曰
何不教伊並頭行對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
與摩道師代曰還曾擔擔摩師有時曰我有一
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曰相隨来也師問僧汝
從什摩處來對曰南泉來師曰在彼中多少時
對曰經冬過夏師曰与摩則作一頭水牯牛去
也對曰雖在彼中不曾上他食堂師曰不可口
與東西風也對曰莫錯和尚自有人把匙筯在
祖堂卷第四 [illegible]

雲嵒問一句子如何言說師曰非言說道吾曰
早說了也雲嵒因乞百丈齋師問陰界不哭乞
典阿誰對曰有一人要因于迪相公問紫玉佛
法王理如何玉召相公名相公應諾玉曰更莫
別求師聞舉曰搏殺這个漢僧便問師如何師
代曰是什麼院主報和尚打鍾也請和尚上堂
師曰汝向我擎鉢盂來院主不會雲嵒曰和尚
無手脚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狂被奚嵒曰
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个眷屬師
問園頭作什麼來對曰栽菜來師曰栽則不障
你莫教根生園頭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个什
摩師曰你還有口摩師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
摩字吾曰是佛字師曰也這多口阿師千佛代
又云遮後立又代崇山第二機曰錯有僧在藥
山三年作飯頭師問汝在此間多少時對曰三
年師曰我總不識汝其僧不會恨而發去問學
人有疑請師決師曰且待上堂時來師晚際上
堂曰今日有僧決疑在什麼處出來其僧纔出
来師便把出却入房丈師行次雲嵒避邊側立
待師到云後底後底師便驀口摑問如何得不
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导你僧曰學人不會此
意如何師曰何境惑你問如何是道中指實師
曰莫謴由進曰不謴由時如何師曰須國不挽
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俗姓王鍾陵建昌
縣人也雲嵒和尚是道吾親弟也雲嵒先出家
在百丈造侍者道吾在屋裏報探官一日行得
五百里恰到百丈莊頭討喫飯當時侍者亦下
莊頭莊主喚侍者對客侍者來相看一切後便

祖堂卷第四

之

之

問於事是什麼處人曰鍾陵建昌人也貴姓什
麼對曰姓王侍者便認得家兄便把手啼哭云
孃在無對曰憶師兄哭太煞失却一隻眼下世
去侍者得消息當日便上百丈侍者領兄恭和
尚一切後侍者便話白和尚這个是某甲兄欲
投師出家還得也無百丈曰投師出家則不得
侍者曰作麼生即是百丈曰投師伯處出家侍
者領去師伯處具陳前事師伯便許兄便投出
家後侍者領師兄入京受戒了却轉來近百丈
兩人坐地歇息丈道吾起來礼拜曰某甲有一
段事欲問多時未得其便今日有幸啓問師兄
還得也無吾曰有什麼事吾便問離却這个殼
漏子後與師兄什麼處得相見吾曰不生不滅
處相見吾曰真道常在無人自有紫人吾曰作
麼是你幞頭痕子尚猶在有這个身心吾曰啓
師兄莫下這个言詞佛法不在僧俗吾便問与
麼理長則就師弟作麼生吾曰非不生不滅處
亦不求相見吾吾後曰灼然是你眼目得与麼
細若也到山中逾相度脫便歸百丈過得一年
後道吾辭百丈便到藥山藥山問 句子如何
言說吾曰有一人捴不曾言說師一大歳小歳
從何來吾曰傍出師兄守之回此學禪得滋味
後只觀望師兄来有一日洛書書上說石頭是
真金鋪江西是雜貨鋪師兄在彼中隨根作什
麼十万千万迷来速来雲岩得這个信後只管
憂愁有一日在和尚身邊侍立直到三更和尚
曰且歇去不去和尚曰你有什麼事煩惱便惡
恰似肚裏有事有事但說雲岩去無無和尚曰

祖堂集卷四

莫是得稽闍梨信不畱去不敢百丈處道吾信
畱便取呈似和尚和尚見了去始然是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朋友你不用在我這裏便速去畱
曰不敢去百丈曰我有書兼有信物欲得送藥
山尊者你持書達去雲畱奉師處分持書到藥
山道吾相接別去和尚處達書一切了後藥山
問海師兄尋常說什麼法對曰三句外省去亦
曰六句外會取師曰三千里外且喜得勿交涉
又問更有什麼言句對曰有時說法了大衆下
堂丈師召大衆大衆迴首師曰是什麼藥山曰
何不早道海兄猶在曰安識得百丈丈師問雲
畱曰前生死如何對曰目前無生死師曰二十
年在百丈俗氣也未除畱知問其甲則如此和
尚如何師曰癡癡卷卷麤麤無無百醜千拙且
與摩過時從此共師弟通相成持雲畱後有一
曰辭藥山藥山問去什麼處對曰欲去潙山師
兄處師曰為什麼去 對曰某甲與潙山在百
丈時有一願師曰願道什麼對曰某等兩人曾
在百丈時潙山和尚造典座某甲造侍者不離
左右佐副和尚在後違於本願欲得說破這个
事師便許之使下山道吾擔衣鉢送到橋亭後
却轉來不審和尚和尚云送師兄去來對曰送
了也道吾却問師兄離師左右還得也無師曰
智闍梨何必有此問多少年脫膝道伴何事不
造作何事不商量不用更問道吾云無和尚二
言堪為後來標榜兄和尚一言師曰若也如
此我則與汝道取則有也只欠燾汝道吾聞此
語當夜便發明朝到山下莊院得見師兄說藥

祖堂卷第四

山語了相共轉來藥山直到終不離左右眞覺
大師本問玄曉大師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山河
大地不寻眼光此人過在什麼處只如今濤汰玄
晤大師曰除却兩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
須濤汰進曰此是什麼人對曰西天是一人唐
土是一人進曰西天一人是什麼人對曰維摩
居士唐土是什麼人對曰傳大士進曰此兩
人被什麼時節因緣卽不濤汰對曰剗剗則過
求老兄此是龍花舉也 若依祖堂舉者雲嵓不安時道吾問離
却這个殼漏子向什麼處再得相見嵓曰不生
不滅處相見吾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
求相見師問雲嵓馬有角你還見也無對曰有
要見作什麼師曰与麼則好馬也對曰若是好
馬則將出去師有一日看經次白顏問和尚休
得看經不用擲人得也師卷却經問白顏白勢
何似對曰正當午時師曰猶有紋綵在對曰無
亦無師曰你大煞聰明却問師茶甲如此和尚
如何師曰孥孥拳拳龘龘毳毳百醜千拙且与
摩過時茗溪和尚對師說話去後師問雲嵓曰
茗溪向上曾為節察來嵓却問和尚向上曾為
什麼師曰孥孥拳拳龘龘毳毳百醜千拙且與
摩過時嵓礼拜出去向道吾拈起回綠吾曰好
話只欠一問嵓云作摩生問道吾云何故如此
嵓纔得个問頭便去和尚處續前問何故如此
師曰書卷不曾展後有人來似石霜石霜曰不
曾展他書卷又時侍者請和尚喫藥食師曰不
喫進曰為什麼不喫師曰消他不得進曰什麼
人消得師曰不犯優寢者進曰和尚為什麼

消他不得師拈起絹巻子曰争奈這个何雲嵓
請師浴師曰我不浴進曰為什摩不浴師曰無
垢進曰無垢却須浴師曰這箇生無垢浴什摩
嵓曰争那如許多孔竅何師勸東國僧問汝年
多少對曰七十八師曰可年七十八摩對曰是
也師便打之後有人拈問曹山作摩生祇對免
得棒山打之曹山曰正衡天子勅諸侯避路傍
進曰只如上座過在什摩處即被打之曹山曰
前箭猶淺後箭射人深問学人擬欲歸郷去
時如何師曰有人過身烘爛荊棘之中闍梨
作摩生歸對曰与摩則某甲却不歸去也師曰
要却須歸郷去你若歸郷去我与你休糧方進
曰請和尚休糧方師曰二時把鉢盂上堂莫咬
破一粒米曉曰須過身烘爛更何人肘轉森森
一智真為報你来須體妙時中不提宛然新石
室高沙弥往京城受戒恰到朗州経過次近藥
山下路上忽見一个老人沙弥問老人万福老
人曰法公万福沙弥問前程如何老人曰法公
何用怯這裏有肉身菩薩出世兼是羅漢僧造
院主何妨上山礼拜沙弥纔得个消息便到藥
山換衣服直上法堂礼拜和尚師曰從什摩處
来對曰從南嶽来師曰什摩處去對曰江陵受
戒去師曰受戒圖什摩對曰圖免生死大師曰
有一人不受戒而這生死阿你還知也無對曰
既若如此佛在世制二百五十條戒又奚為師
曰咄這饒舌沙弥猶掛着脣齒在師便教伊參
東去其沙弥去庫頭相看主事大道吾来不審
和尚和尚向道吾曰你見適来跛脚沙弥摩對

祖堂巻第四 十六

曰見師曰此沙弥有紗子氣息吾曰村裏男女
有什摩氣息未得草草更須勘過始得師教侍
者喚其沙弥沙弥便上来師曰聞說長安甚大
鬧汝還知也無對曰不知我國甚安清師曰汝
從看經得從人請益得對曰不從看經得亦不
從人請益得師曰大有人不看經亦不從人請
益為什摩不得對曰不道他無自是不肯承當
師向道吾曰不信道老僧不虛發言便下床撫
背云真師子兒沙弥又辭師問汝向什摩處去
對曰住庵去師曰生死事大汝何不受戒對曰
彼此知是一般事喚什摩作受戒師曰若与摩
在我身邊時復要見回此在藥山去半里地卓
庵過一生号為石室高沙弥也僧問身命切急
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糧進曰將何供養師曰無
日者師垂語曰是你諸人欲知保任向高高山
頂立向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異方有小許紗
子相應之分有人拈問頓德古人有言向高高
山頂立向深深海底行如何是高高山頂立德
云只處峭峭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德云深湛復
識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
摩却自看經師曰我要遮眼進曰學人學和尚
看經得不師曰汝若學我看經牛皮也須穿過
長慶拈問僧古人遮眼眼有何過對者非一不
稱師旨自代曰一翳又作摩生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一月六日告衆曰法堂倒也法堂倒也
衆人不測遂把物撐之師拍手大笑曰汝不會
我意師遂告寂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謚
弘道大師化城之塔

祖堂集卷第四